

赫希社会本位儿童观及启示

周晓芸, 张荣伟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 如何理性看待儿童是关乎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议题。赫希基于对基础教育的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偏向社会本位的儿童观,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作为社会环境影响者的儿童; 作为公共知识学习者的儿童; 作为国家文化传承者的儿童; 作为合格公民实现者的儿童。赫希社会本位儿童观的启示意义在于: 尊重儿童的未成熟状态, 重视儿童的可塑性发展; 注重儿童公共知识的习得, 强调公共经验的积累; 关注儿童语言学习, 重视学习过程中文化认同感的生发; 协调自然性与公民性的张力, 重视学校在公民教育中的教化作用。

[关键词] 赫希; 儿童观; 社会本位

[中图分类号] G 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2) 06-0055-07

一 引言

儿童作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希望, 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202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对涉及儿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并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做了进一步完善, 如儿童健康安全保障、儿童受教育权及儿童福利政策等^[1]。儿童事业的发展以科学儿童观为基础, 儿童观回答了“儿童是什么”“如何看待儿童”等问题, 既是关乎儿童事业发展的基本问题, 也是教育学领域研究的理论基础^[2]。儿童观, 顾名思义即是成人社会对儿童的系统认识、看法及与儿童有关的一系列观念的总和^[3]。持有怎样的儿童观深刻影响着教育者的教育立场。随着价值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人们追求个体价值实现和个人欲望满足的同时正逐渐消解公共价值。尤其是近年来“儿童中心论”“自然主义儿童观”等思想逐渐充斥社会各界, 教师、家长对儿童采取“顺其自然”态度, 出现了“教育不干涉”“教育不作为”“教育不惩罚”等现象^[4]。这种完全以儿童自然天性和兴趣需要为依据的教育活动, 易使教育滑向极端个人主义, 出现

儿童社会道德感淡化、社会责任感缺乏等现象^[5]。正确看待儿童已成为教育领域迫切的现实需求。针对儿童观价值取向出现的问题, 有必要对赫希关于儿童观的教育思想进行归纳总结, 为科学儿童观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Eric. Donald. Hirsch Jr., 1928—),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与耶鲁大学, 是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育与人文科学教授及英语名誉教授, 1997年被美国教师协会授予教育杰出贡献奖^[6]。赫希的社会本位儿童观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其自身学术经历密切相关。20世纪初的美国深受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 赫希针对美国基础教育日渐衰退现象, 对进步主义以来盛行的“儿童中心论”“自然主义儿童观”等进行审视, 认为进步主义运动中以儿童自然天性和兴趣需要作为教育实施标准的个人价值取向的教育不利于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赫希作为新要素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功能, 认为教育目的应指向社会本位。赫希对杜威教育目的社会取向给予高度评价, 明确指出“早期教育的本质即是社会性的, 而非个人主义”^[7]¹⁶。他强调公共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合格

[收稿日期] 2022-07-10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小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FJWTD21-02)

[作者简介] 周晓芸(1993—), 女, 河南信阳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张荣伟(1969—), 男, 安徽蚌埠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公民^{[7]55}。可见,赫希的儿童观偏向社会本位。他对教育进行深度思考,衍生出对儿童的独特看法,将其想法应用于教育实践,成立了非盈利性机构——核心知识基金会(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 CKF),试图保障全部儿童接受教育^[6],并成立数以千计的核心知识学校,开发了核心知识系列丛书。赫希创办的核心知识学校受到许多家长及专家的认可^{[7]21},并赢得乔治·W·布什与美国教师联合会的赞赏^[6]。赫希将公共知识纳入核心知识课程,对儿童的学业成绩产生了积极作用,提高了儿童的阅读技能,缩小了劣势与优势儿童的差距^{[7]41},促进了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本文试图挖掘赫希教育思想中含有社会本位儿童观的观点,并简要论述其对我国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二 赫希的社会本位儿童观

赫希的社会本位儿童观主要从美国基础教育的现实境遇中生发而来。赫希在思考先验天性与后天环境、公共知识与公共经验、语言与文化、自然性与公民性这几对关系中,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注重儿童公共经验的积累,强调儿童在语言学习中生发文化认同感,并重视学校教育的教化作用,将儿童看作社会环境的影响者、公共知识的学习者、国家文化的传承者、合格公民的实现者。

(一) 作为社会环境影响者的儿童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问世,将“儿童”概念从宽泛的“人”的概念中分离出来^[8],尊重作为自然体的儿童的天性特征。卢梭“教育即自然发展”的思想成为后世许多教育家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重要思想发端^[9]。赫希在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从泛神论的视角出发,对自然主义教育中孕育的“儿童中心论”进行审视,强调儿童发展可塑性的同时重视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认为“对于人类而言,儿童的‘自然’生长并不像社会化那么合乎自然,儿童发展是要获得他们本来没有的东西”^{[10]195}。可以看出,在影响儿童发展的诸多要素中,赫希更加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赫希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先验天性与后天环境的关系,重视儿童的可塑性。可塑性是社会对儿童的形塑与教化,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的影响。赫希在脑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和发展了洛克“白板说”,并指出人类新皮质到达世界时基本处于空

白状态,但皮层的生物回路十分灵活,可教授任何形式的知识和行为^{[7]78}。这在一定程度上否认了儿童天生心智发展蓝图的存在,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重视成人对儿童的教化与引导。值得注意的是,赫希对社会文化环境的重视与行为主义学派所倡导的“环境决定论”不同。首先,虽然两者都强调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但赫希强调的后天因素范畴更广泛,除涵盖环境之外,更强调儿童后天学习能力,如对公共知识的学习、语言阅读技能的习得等。其次,赫希在关注儿童后天发展的同时并不否认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重要性,而是将儿童的后天发展建立于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之上,囊括儿童、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儿童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之中。最后,赫希试图在社会性与天性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点,促进儿童和谐发展。赫希重视学校在培养国家公民中的重要价值,主张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进行公共知识的教授,形成统一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他认为,“社会中的教育不仅旨在创造更聪明、更快乐的孩子,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持久的社会”^{[7]114}。可以说,赫希所持有的社会本位儿童观是建立在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基础之上的“中间发展道路”,力求促进儿童天性与社会性的协调发展。

(二) 作为公共知识学习者的儿童

儿童发展的可塑性意味着儿童对公共经验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作为公共经验的学习者,拥有公共知识是儿童成为合格公民的一项公民权利^{[10]1}。赫希指出,公共经验对于儿童而言,是适应社会生活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经验^{[7]46}。公共经验主要蕴藏于公共知识之中,公共知识又需要公共经验的升华和补充,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在赫希看来,公共经验的习得主要通过连贯系统的公共课程,儿童在公共知识的学习中获取公共经验。基于此,赫希成立了核心知识基金会,创办了核心知识学校,并主持编写了核心知识系列丛书,让儿童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了解国家文化常识、风俗习惯等,使儿童逐渐将社会规则内化为自身行为。赫希指出,“学校开展的教学活动中教授的共享知识是有效的社会交流的基础”^{[7]48}。可以说,公共知识的学习是习得公共经验、进行社会交流的基础。

赫希从公共知识与公共经验的共生关系出发,

注重儿童公共经验的积累。他认为,自然主义带有人本主义色彩,进步教育运动高举自然主义大旗,一味强调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许多中小学生对基本的文化素养,忽视对基本公共性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殊不知缺乏教师家长的悉心教导,缺少对共同经验的学习和掌握,儿童就如同“失舵的船帆”迷失在社会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儿童在原始状态下,是一种纯粹的利己主义者^[5],必须经由重要他人(如家长、教师等)对其进行公共经验的传递,在此过程中了解自身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逐渐由个体人过渡至社会人。赫希深谙公共经验学习的重要性,编制的核心课程教材的基本内容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数学等领域,并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逐级设计了连贯一致的课程体系,进而保证儿童在知识学习的过程中摄取相关的社会经验,如生活习俗、社会秩序等。加之与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群体共同生活,其社会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会与群体的社会经验相融合。可见,儿童公共经验的学习过程是一个由被动学习向主动适应的经验层次的提高过程,儿童通过对公共经验的学习,不断实现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双向建构。

(三) 作为国家文化传承者的儿童

赫希深谙语言与文化的依存关系,重视儿童在语言学习中生发文化认同感。“公共语言可以看作文化的组成部分”^{[11]83}。儿童主要通过公共语言的学习实现对文化的继承。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习并掌握公共语言的基本规则与潜在意义对实现国家地域之间的交流合作有深远影响。语言是人们记录、表达、交流思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极具工具性和社会性^[12]。文化作为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自然知识、社会风俗等,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密不可分^[12]。赫希认为,“如果没有公共语言,人们就无法进行交流,也就无法继承前人的经验。如果无法将前人的经验和文化继续传承,我们后代的生活都要从零开始,文化和生活将会萎缩和停滞,社会就无法继续前进,最终走向消亡”^{[11]81}。语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公共语言的普及化学习对了解国家历史发展脉络,传承国家优秀文化传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代国家如果没有一种公共交流的精神媒介(如公共语言、共享文化等),国家将不复存在”^{[7]114}。国家发展需要社会成员具备公共语言、

共享文化等,成年人有义务将国家语言、社会文化习俗等传递给儿童^{[7]117},使儿童在习得社会经验的过程中感受国家文化。“共享性公共文化是个体正常社交必不可少的资源,对低年级儿童而言尤为重要”^{[11]276}。儿童是国家文化继承者,赫希深知公共语言学习对儿童了解和掌握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在赫希看来,儿童对词汇、语法及语音等语言知识掌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即是对国家文化的继承与学习;而习得的语言技能也能成为学习历史、文学等国家文化的认知工具。儿童对国家文化的继承主要来自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儿童成为国家文化继承者的同时也成为国家文化代际传递的桥梁,使国家文化在新生社会成员中得以传递。

(四) 作为合格公民实现者的儿童

赫希指出,“儿童是未来公民,他们将影响国家的发展趋势”^{[7]34}。可以看出,赫希对社会本位儿童观的定义不仅从个体层面上对儿童的价值进行肯定,而且将儿童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价值进行了长度和广度上的延伸^[5]。儿童是具有个体人和社会人双重身份的个体,学校教育在协调儿童自然性与公民性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护儿童自我意识、自我判断力等自主发展空间,也要进行适当的公民教育,传递符合儿童年龄阶段的公民知识,帮助儿童在学校公共生活中培养公民性格,逐步成长为合格公民^[13]。帮助儿童树立“公民”的角色意识,自觉认同并建构自身的公民身份,自然离不开教育对儿童公共知识和社会技能的教授。赫希认为,“教育能够提高公民的知识水平,增强社会凝聚力,以学校为基础的公共理性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基础”^{[10]175}。可见,赫希十分强调教育在培养公民中的作用。赫希虽然十分倡导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历史与公民”学科^{[7]62},但他对儿童公民教育的培养主要通过开设“历史和地理”“语言和文学”“科学”等公共课程渗透的方式进行。在赫希看来,儿童要主动建构公民身份,必须为儿童提供与公民知识和公民素养相关的公共教育课程,为儿童未来成为合格公民储备知识。

赫希强调协调自然性与公民性之间的张力,重视学校教育的教化作用。公民教育即为公共文化及其价值理想超越自然性趋近公民性的过程,这意味着学校教育要关注儿童在克服自然性、走向公共性过程中内在生命紧张^[13]。公共知识和公共生活作

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帮助儿童克服自然性,逐渐消弭自然性与公民性之间的内在生命紧张,培养儿童的公民性格。赫希指出,“作为一个公民,如果不能享有共同的知识资本的话,理解和交流就会问题重重;如果不能阅读和理解报纸的话,就不可能有效地参与现代经济生活”^{[14]276}。可见,儿童掌握公共知识是成为合格公民的必备条件之一,也是每个儿童都应享有的一项公民权利^{[14]20}。儿童公共知识的学习自然离不开教师以连贯性课程为依托开展教学。儿童要成为未来合格公民,除了具备公共知识之外,还需要积极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中积累公共生活经验,关注他人和集体,学会自我管理,习得民主的生活习惯^[13]。在此过程中,赫希认为教师的指导对儿童成长为合格公民有关键作用。“在现代国家的精神领域,教师是国家的守护者-公民的缔造者”^{[7]119}。当然,赫希认为成为国家公民并不意味着否认儿童自然性发展,而是强调建立在共性之上的自然性对个人及国家发展的意义。赫希指出,“有效社会交流的基础是学校早期教育的共享知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儿童最终都知道完全相同的事情,虽需要独特个人特质,但民主和平等需要公共领域进行有效交流”^{[7]98}。

三 赫希社会本位儿童观的启示

赫希社会本位儿童观对我国儿童观的科学把握有一定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关注儿童发展的可塑性,注重儿童公共经验的构建,帮助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生发和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感,重视学校教育在培养儿童成为合格公民中的作用等方面。

(一) 尊重儿童未成熟状态,重视儿童发展的可塑性

赫希相信每个儿童不管先天如何,成功的关键在于后天教育的塑造,在于儿童不断积累广泛的基础知识^{[11]24}。如何实现儿童由适应社会向主动建构的转变,促使儿童不断发展,将贯穿儿童成长的全过程。赫希十分重视早期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儿童出生时心灵宛如“白纸”,这种未成熟状态潜藏着无限可能,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可转化为一种发展能力。儿童缺乏自主认识社会、控制环境的能力,需要成人经验的传递。赫希尤为重视学校教育对传递社会经验、培养社会公民的重要性。对比以“发展主义”“儿童中心”为

教学理念的学校,核心知识学校开设以核心知识为基础的连贯性课程,帮助儿童在知识学习中启发性思维,自觉建构公民身份。

当前,我国受“儿童中心论”“自然主义”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过分相信儿童天性发展中先验的理想成分,忽视了儿童是一个具体现实的社会存在,儿童的成长亟需吸取蕴涵在知识中的社会经验。如在学前教育实践中,教师为贯彻“儿童为本”的新课程价值取向,教育实践中一切以儿童为出发点,教学中完全按照儿童的自然天性安排课程内容和活动方式,致使学前教育实践以儿童为绝对中心,一味追随儿童动态生成课程与活动^[15],割裂了儿童天性与社会性的双向发展。因此,在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关注知识中蕴藏的社会经验。尤其对于低幼儿童而言,在尊重其身心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对知识的教授,在过程中开启他们理性思维发展的智慧大门,为其成长为社会公民提供持续性力量。当然,赫希借助公共知识对儿童发展进行塑造是建立在儿童求知意愿基础之上的,并非成年人的刻意形塑。赫希强调教师在启发儿童学习过程中营造“低气压”的教学氛围(即轻松愉悦的课堂气氛),以多元化的教授方式指向儿童生长和社会化发展方向的经验及技能,帮助儿童在适应并内化社会经验的同时形成对社会的认知。儿童成长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需要以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儿童的可塑性。儿童及其童年生活受自身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社会和文化形态又受到历史变迁过程的形塑和影响^{[16]15}。

(二) 注重儿童公共知识的习得,强调公共经验的积累

儿童作为一个生命体,不仅是自然的肉体存在,也是社会的文化存在,他们的健康成长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发展,更需要教育进行适当教化^[17]。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促进儿童社会化进程中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赫希强调公共经验的建构建立在国家利益诉求基础之上,倡导教授公共知识的公共教育对儿童习得社会经验、成为国家公民的重要价值。赫希对公共知识的重视在他推广并主持的核心知识运动中略见一斑。赫希认为核心知识学校可在各种治理模式下进行管理,且所有类型的核心知识学校都应具有愉快和团结的文化风貌,依托明确的学习主题、连贯性的课程及愉悦的课堂气氛等将公共经验通过知识的方式传递给儿

童,使儿童在知识学习过程中习得公共经验^{[10]163}。

知识与经验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有助于儿童认识到他们与社会的联系是一种动态的依存状态,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为他们未来成为合格公民创造了可能。在赫希看来,公共知识是构建公共经验的基本载体,是帮助儿童成为合格公民的重要路径。学校是传递公共知识的主要场所^[18],公共知识的学习是一个参与共同体的过程,是对个人主义的一种反拨,达到弥合个体与集体间鸿沟的效果^[1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儿童身陷网络世界,变得不爱社交,也不关心公共事务,个体生活越加孤独,公共生活越加冷漠^[20],儿童的个性虽得到了张扬却难以融入公共生活,社会性难以得到健康发展。长此以往,易滋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儿童正处于价值启蒙的关键期^[21],需要成人社会经验的指导。学校教育作为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主要途径,主要通过公共知识的传授帮助儿童积累公共经验。教师将公共知识通过连贯性课程进行教授,让孩子对公共知识有基本的掌握,并鼓励儿童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校氛围。此外,学校可以适当拓展儿童的公共事务参与领域,促进儿童间的参与互动^[22],让孩子在参与公共事务的体验过程中实践与深化公共知识,激发公民意识,在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向现代合格公民转变。

(三)重视儿童语言学习,关注学习过程中文化认同感的生发

语言与国家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在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赫希深谙语言与国家文化之间的关联,尤为重视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对国家文化的传承。儿童学习语言的同时也在学习背后蕴藏的文化。可以说,语言是儿童了解国家文化的认知工具。在认知发展中语言还有帮助儿童进行社会交往的功能,社会交往又是文化得以分享并传递的主要途径^[23]。儿童通过语言学习逐渐了解国家文化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儿童渐趋社会化的过程。在赫希看来,语言能力的发展与公共知识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强调公共背景知识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公共语言需要公共知识”^{[7]98}。儿童语言的习得必须以公共知识为依托,在掌握基本语法、语义等知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身处的文化环境。赫希认为学校教育创设高度连贯且有明确内容的学科公共课程是儿童获得高度情境化体验的最有效途径。

通用语言背后蕴藏着国家共享的背景知识和价值观^{[7]18}。赫希对公共语言的重视本质上也是对蕴含国家文化的公共知识的重视。

学习公共语言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学习,也包括对语言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我国作为多民族组成的文化大国,应重视学校对儿童公共背景知识的教授,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找课程设计的灵感,结合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系统连贯教学。通用语言(即普通话)的习得除了要对语言基础知识、语言使用技能等进行学习之外,还要求掌握公共背景知识。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对身处的文化环境产生一种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是文化认同、传承和更新的基础^[24],有利于生发并增强儿童的国家文化认同感,加强民族的文化凝聚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儿童对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离不开语言这个文化遗产的工具。尤其要重视学校教育对儿童公共知识的教授,实现国家文化在代际之间的薪火相传,使儿童在文化传承中感受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儿童的国家文化认同感。

(四)协调自然性与公民性的张力,重视学校在公民教育中的教化作用

赫希指出,“民主国家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也是造就公民的重要场所”^{[7]6}。赫希十分强调学校教育在培养儿童成为合格公民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学校作为教育性场域,通过公共课程的构建及公共生活的形成,帮助儿童实现自然性和公民性协调发展,为儿童成长为合格公民奠定基础。儿童成长为合格公民的过程是一个超越儿童本能,理性克服自然私己性,理解公共生活基本价值准则并上升至公民责任和义务意识的过程。儿童作为国家未来社会参与的公民,其公民意识和公民行为的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态势^{[7]34}。“童年时期被教导国家保存的优秀知识和道德优良风尚是造就儿童成为公民的最好方法”^{[7]6}。赫希创办的核心知识学校强调公共课程和公共生活对培养合格公民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重视儿童在公共课程中掌握公共知识,这是培育儿童公共理性精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核心知识学校也会提供机会帮助儿童在公共生活中进行公民教育实践,如举办学校集会、选举会等^{[7]36}。此外,“教师作为公民的缔造者”^{[7]119},“公共课程的教授会让教师更大程度倾向于将儿童视为未来国家公民”^{[7]36}。赫希认为教

师应运用自身专业技能将连贯系统的公共知识逐级教授给未来公民。公共知识中蕴含的公民常识、公民道德等对激发儿童公民意识,自觉构建并认同公民身份有促进作用。

我国始终重视儿童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教育理念^[25]。学校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渠道,虽开设了思政课程,但也要加强对公共课程的教授,帮助儿童积累公共知识,形成公共文化背景,进而全面深入地理解公民教育。尽管有些公共课程与公民教育并无直接联系,但儿童成长是一个整体,在公共课程呵护个体成长的基础性教育背景下,公民教育的拓展和公民品格的形成才有可能^[13]。学校组织的公民实践活动,如干部竞选、模拟联合国等活动,也是儿童体验和学习公民知识、掌握公民技能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教师相关知识及素养对儿童公民素养也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教师也要加强对公民教育理论的学习,提高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与此同时,赫希也强调社群文化在儿童公民教育中的重要性,鼓励儿童参加社区组织的社区活动,如社区管理人员的选举、社区服务等,为成为合格公民积累社会实践经验。

四 结束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的价值取向,从儿童观的角度看,即表现为一种“社会本位儿童观”^[5]。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也提到“能够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之中”^[26]。赫希的社会本位儿童观基于美国基础教育现实衍生而来,其中有关儿童的探讨为我们理性看待儿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需要注意的是,赫希的社会本位儿童观虽有可借鉴学习之处,但也要结合我国社会文化背景进行适宜性运用。儿童是国家未来公民,应引导儿童理性看待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不断提高儿童的文化素养,使其牢记身上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 [EB/OL]. (2022-11-07) [2021-9-27]. https://www.nwccw.gov.cn/2021-09/27/content_295502.htm.
- [2] 蒋雅俊, 刘晓东. 儿童观简论 [J]. 学前教育研究, 2014 (11): 3-8, 16.
- [3] 叶妙企. 科学的儿童观: 幼儿教师专业素质之本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7 (S1): 204-205, 209.
- [4] 余雅斌, 黄姣华, 许红星. “以儿童为中心”之误读及再认识 [J]. 当代教育科学, 2021 (2): 23-29.
- [5] 夏承谦, 陶志琼. 论杜威儿童观的社会价值取向及其现代意义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35 (28): 12-15.
- [6] 孙曼丽, 许明. 美国当代新要素主义者的教育观——赫希的教育思想探析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5): 154-160.
- [7] HIRSCH JR E D. How to educate a citizen [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Press, 2020.
- [8] 黄希尧. 儿童的发现——卢梭的儿童观述评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0 (2): 45-49.
- [9] 胡君进. 卢梭的儿童观为何是教育史上的一次哥白尼革命? ——重思卢梭儿童观的内容和特点 [J]. 基础教育, 2020, 17 (4): 5-17.
- [10] HIRSCHJR E D. Why Knowledge Matters [M]. Cambridge: Harvard Educ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6.
- [11] HIRSCH JR E D. Culture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M].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88.
- [12] 魏慧娟. 语言与文化的多维关系研究——评《语言与文化》[J]. 新闻爱好者, 2020 (5): 109-110.
- [13] 刘铁芳. 好人与好公民之间: 学校公民教育的限度与教育的审慎之道 [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 2013 (3): 122-137.
- [14] 艾瑞克·唐纳德·赫希.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校? [M]. 张荣伟, 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
- [15] 高敬. 学前教育实践应坚守怎样的儿童立场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 40 (12): 38-45.
- [16] 威廉·A·科萨罗. 童年社会学 [M]. 张蓝予, 译.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6.
- [17] 刘小红, 廖其发. “禁教”: 幼儿教育必须走出的误区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2, 32 (8): 34-39.
- [18] 余文森. 论公共知识的课程论意义 [J]. 教育研究, 2012, 33 (1): 118-124.
- [19] 毛齐明. 略论“社会文化—活动”理论视野下的学习过程观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1, 38 (6): 1-6.
- [20] 朱永新, 汪敏. 教育如何不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公共品格教育的逻辑向度与实践进路 [J]. 教育研究, 2020, 41 (2): 61-71.
- [21] 成尚荣. 儿童研究视角的坚守、调整与发展走向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知. [EB/OL]. (2022-11-07) [2021-9-27]. https://www.nwccw.gov.cn/2021-09/27/content_295502.htm.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jkb/>

- [J]. 教育研究, 2017, 38 (12): 14-21.
- [22] 王帅. 教育公共知识问题检视与话语构建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6 (5): 1-10.
- [23] 梁爱民, 陈艳. 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混沌学思想阐释 [J].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146-152.
- [24] 申卫革. 乡村教师文化自觉的缺失与建构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36 (22): 47-52, 57.
- [25] 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 年) [EB/OL]. (2010 - 07 - 29) [2022 - 07 - 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1007/t20100729_171904.html.
- [26] 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 年版) [EB/OL]. (2022 - 04 - 08) [2022 - 07 - 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204/W020220420582343217634.pdf>.
- (责任编辑: 容媛媛)

The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of Hirsch's View on Children and Its Implications

ZHOU Xiao-yun, ZHANG Rong-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Abstract: How to treat children rationally i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ducation. Based on his long-ter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Hirsch formed a society-oriented view of children. Hirsch's " society-oriented view of childre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children as social environment influencers; Children as learners of public knowledge; Children who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 nation's culture; Children who are the implementers of proper citizenship. The enlightenments of Hirsch's " society-based view of children" are as follows: respecting children's immature stat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plastic development;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public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emphasizing the accumulation of public experience; paying attention to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harmonizing the tension between naturalness and citizenship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schools in civic education.

Key words: Hirsch; child view;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